蒯本佑文集

卷四

这代人

蒯本佑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蒯本佑文集

卷四

这代人

蒯本佑摇著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滠河滩 / 蒯本佑著.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
（蒯本佑文集）
ISBN 978-7-224-08456-6

Ⅰ. 滠… Ⅱ. 蒯… Ⅲ.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 067530 号

蒯本佑文集

作　　者　蒯本佑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710003）

印　　刷　西安白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 mm　32开　42.625印张
字　　数　1124千字
版　　次　2008年5月第1版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224—08456—6
定　　价　88.00元

摇目摇录

引摇子 …… 员

第一章 …… 猿

第二章 …… 怨

第三章 …… 圆

第四章 …… 猿苑

第五章 …… 源缘

第六章 …… 缘愿

第七章 …… 愿员

第八章 …… 怨源

第九章 …… 员员

第十章 …… 员员

第十一章 …… 员员

第十二章 …… 员愿

第十三章 …… 员猿

第十四章 …… 员圆

第十五章 …… 员猿

第十六章 …… 圆苑

员

第十七章 …… 圆圆
第十八章 …… 圆装
第十九章 …… 圆苑
第二十章 …… 圆圆
第二十一章 …… 猿恶
第二十二章 …… 猿恶
第二十三章 …… 猿恶
第二十四章 …… 猿圆
第二十五章 …… 猿装
后摇记 …… 猿员

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

引摇子

万里长江东流，经昆仑，越瞿塘，穿巫峡，过荆楚，横行万里，由此入海。江尾海端，烟波浩渺，极目天涯，汇百川之壮美，纳千流之气势。那些从书斋花径中走出来的文人骚客，登上狼山之巅，便会陡升壮怀激烈之感，挥毫大书苍穹碧波，海阔凭鱼跃的豪迈感觉。从这里向北，是崇岭大漠粗犷如山的北国；从这里向南，是小桥流水柔情似波的江南。是啊，南北之间，粗犷柔情之间，孕育了崇川兼容南北的个性……崇川的祖先以海为生、煮盐为业，他们辟我草莱，启我东疆之际，江尾海端注定是开拓者的梦想、创业者的热土。若干年前，这里是“飞禽走兽们的乐园”。鸟们从四面八方飞来了。迁徙途中经过这里的旅鸟，扑棱着翅膀，选择栖身之处。雁、鸻、鹤鹑和美丽的丹顶鹤，鸣唱着悦耳动听的曲子。那“呦呦”的叫声，不是鸟的啼叫，而是一个叫四不像的动物，它的角似鹿，头似马，尾似驴，蹄似牛，尾巴长长的，尾端下垂到脚骨踝，脚蹄间有蹼……突然间，黑云翻滚，铺天盖地，麋鹿涌动，黄尘弥漫，呈现出天空鹤群飞翔，陆地麋鹿奔腾的南黄海风情图。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唐代，这块新生陆地，成了朝廷流放犯人的天涯海角。唐后，沙洲与陆地吻连一片，来自各地“流人”则成了我们的祖先。史籍上称为“流人”的先民，是江海平原上的开拓者。江尾海端的大榕树上的那口古钟，每日晨暮响起吸引了源源不断投奔而来的移民，他们煮盐、捕鱼、农耕……也许，这就是崇川后起为先的原因之一吧。

崇川先民最杰出的后代张謇在这里规划了这座城市。它叫崇川城。崇川城脚下有一条河。这条河俗称城河。不知道何人何时

将城河改称为濠河。想必此人读过刘禹锡的《浙江李大夫》诗，故以濠称之，有了文气。濠河在古老的城下宛如一涧浅浅的溪流，环绕着崇川城，缓缓地流淌着……崇川城因河而兴，河缘城而媚。前辈贤人沿河构筑的名胜古迹、人文景观宛如颗颗翠玉，镶嵌交织在濠河之滨，为古老的濠河增艳添辉。

烟笼十里柳翠，日照万树衣红。一方水土一方人。濠河通江达海，宽窄错落，可见造城者的高明，让子子孙孙“靠水吃水”。酒家、茶馆沿河而筑，门外挑杆“酒”“茶”红底黄字的旗帜，形成一道风景线。喝酒品茶，谈古论今，优雅闲情，静心凝神，饱尝风光；晨光里，河面上轻雾袅袅，鸥聚，鸥散，或腾空或俯冲，可以尽情观赏那河水清澈、迂回荡漾、水天一色、鸥飞鱼跃的美景秀色。傍晚，霞光绚丽、万里红艳，正南的山，青青的，山麓隐约，古钟回荡；夜来了，苇家家的叫声悠远、清亮：“家！家家！家家家！”大群的瓦色野鸭，长着细细腿子的水鸟在河滩集会，还有青蛙、蜻蜓、蝴蝶和蝙蝠，不管是天上飞的，水里游的，岸上跑的，都各守其分，相安无事，无忧无虑地繁衍。

春天，濠河两岸的垂杨柳条弯弯的，颤悠悠地吊在水面上，柔柔地摆动着。

秋天，河水初融甜霜，显见清浅，活鲜滴翠、流蓝，水草自由舒展，有如珊瑚丛，有的像树林子，有的似茅草地，或呈兰叶状，因为水波的颤动，那形态，那光色，斑斓得很。美如图画的水生植物令人陶醉。

濠河凭它的富有，对人类格外慷慨，它吸引了一批又一批外来者落户濠河滩……

圆

第一章

开始写小说时，我只想写一部关于我们这代人的自传体小说。我想，这辈子最遗憾的就是没有写出一部自传小说就封笔了。当我坐在书桌旁信手写下一些文字时，一股强烈的情绪从我心底喷涌而出，我的笔突然就获得了神力。也许是我的理性使我潜入到意识的黑暗底层而掀起波澜万丈，欲望使其产生反弹，从而去进行表演，让人性这个矛盾通过表演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几十年的内向凝视的习惯突然启动了我内心底层的某个机制，地狱之门被打开，幽灵们蜂拥而出！

我终于写了自己，写了父辈，写了男男女女的朋友，也写了与我有直接关系或间接关系的人。这部长篇小说是我的人生写照，也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这一代人的人生写照。

我的祖辈兢业节俭，为后人创造了巨大财富，那座令人驻足、注目的大宅子就是佐证。我爷爷不但有良田百亩，还有一爿大油坊。我爷爷既是收租剥削穷人的地主，又是替穷人解除病痛的针灸大师，因此我爷爷颇受乡亲们的拥护和爱戴。

我爹生在这么个富裕家庭，幸福得很。远岁时，我爷爷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当我爹的启蒙老师，教授我爹。我爹从《百家姓》读到《唐诗三百首》，虽岁时，爷爷送我爹到盐城中学读书，接受新思想新教育。我爹有幸和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外交部部长的乔先生同班，不幸的是因为有这么个高官同学，“文革”中我爹被整得半死不活。

我爹英语好，毛笔字也写得好，后来改用钢笔，那字仍似毛笔字般端正、潇洒。虽然，我爹是读书人，但我爹也杀过人。当我爹杀死

放火烧毁我家祖宅杀死我爷爷抢走宅内女人的日本鬼子后，参加了革命。我爹发誓为死去的乡亲父老报仇雪恨，为被日本鬼子奸淫的胞姐胞妹雪耻，义无反顾投身革命。他对部队首长说，打败小鬼子，不图升官发财，只要一幢住房，几亩土地，男耕女织，安居乐业。部队首长对我爹的要求付之一笑，耐心启发教育我爹，抗战胜利后，组织上会考虑安排有功将士的。于是，我爹端正思想动机，提高觉悟，打消顾虑，再也没有向领导提过任何要求，他英勇杀敌，立下赫赫战功。我爹以打败日寇，赶走老蒋结束了戎马生涯。

崇川城刚解放，组织上就派遣苏北老区一大批干部到崇川城去开展工作。我爹服从革命需要，来到崇川工作，被安排到苏北最大的棉纺仓库当主任。这里是苏北最大的棉花储存基地。有 近百名武装保卫人员守护。供给制改为工薪制时，我爹的工资 绿80元，相当于正股级。我爹拿钱不多，官位不高，但责任重于泰山。

一日，我娘收到我爹的信，我爹在信上说，共产党镇压了反革命，站稳了脚跟，天下太平了。此话说明刚解放后的那几年里我爹很辛苦，待安定了，他叫我娘和我们过去。秋收后，我娘领着她的儿女，乘船转车，来到我爹的身边。我是喝濠河水长大的。我到崇川时只有三岁，一晃过去了半个世纪。

当我们乘的‘ 机器快 ’船抵达崇川城靠上城北码头时，我爹撑着一把布伞站在广玉兰树下。那树盛开的广玉兰花很美，很美……崇川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盛开的广玉兰花。因此我把《这代人》作为封笔之作的书名。

上岸后，全家人同座三轮车，先到我爹的单位去。

我爹的上级、下级和同事都热情称呼我娘大嫂。我爹的同事们对我们很热情，他们说我们兄妹是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爹吆喝道 ‘养儿胜父啰 ！

晚上，那些和我爹同宿舍的人都投宿他处，腾出地方让我们全家团圆。爹从机关食堂打回饭菜，吃过晚饭，我就上床睡觉了。爹和娘说着话，他们久别小婚，“ 咯咯咯 ”地笑呢。我醒来的时候，爹上

源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班去了。宿舍里只有娘，她在梳头，把乌黑的、长长的头发卷成一个圆圆的髻儿，丝网罩住，娘的眉毛似柳叶儿，很美很美的。我的眉毛像娘，也很俊美的。

中午，爹带回午饭，说吃过午饭后搬家。爹告诉娘，是单位出面租的房子。领导配给我家两副床架，一张桌子，几张木椅，并派人送到了我们住处。

娘问，房子在哪？

爹说，房子是租豆腐坊的，在濠河滩的沿河街上。

娘问，房东家有什么人？

爹说，父女两个。

娘叹息一声，大老远跑来，寄人篱下，连房子也没有得住。

爹说，谁叫你是干部家属，入乡随俗，服从革命需要吧。

从此，我家租赁人家房子过日子。

我爹单位派一名工友拉一辆车，帮我家搬东西。爹叮嘱娘几句话，急匆匆开会去了。娘牵着我，跟在车后走。豆腐坊离爹的单位不远，一会儿工夫，我们就踏上沿河街的鹅卵石路面。沿河街是半爿街，门面全朝河。街上的店名取得挺有趣，用的是单数：一品茶馆店、三星杂货铺、五味苏菜斋、七贤士酒家、九寿中药堂、十一子渔行。豆腐坊没有店牌。店主人姓白，他做的豆腐摔在案板上啪啪地跳，一根鞋绳拴住能提着走三里。他的手艺闻名濠河两岸。他的女儿很漂亮，人称豆腐西施。白家豆腐供不应求，年轻后生为了看一眼豆腐西施，从城东湾子头赶到城西沿河街来买豆腐……工友边拉车，边说了些关于房东家的情况。到了豆腐坊，人还没有进门，一股甜滋滋的香味钻进鼻孔。白家父女迎出来，帮着拿行李，他们的热情态度扫去我的畏怯，我仿佛到了自己的家似的。工友走后，我娘收拾床铺，我钻到磨坊里看大黑马转圈子，它无法奔驰，只能围着磨盘不停地跑，令我感到扫兴。

小弟，你叫什么名字？

莫木。

姐姐，你叫什么名字？

白云。

白云边干活边和我说话。

白云是我迁居落户到崇川后认识的第一个女性。她比我大十二岁，整整一肖，她是个十五六岁的小美女。瞧她，那条又黑又粗的大辫子拖到屁股上，辫梢上的一对蝴蝶儿飞来荡去的；丰满的胸脯，细细的腰肢，走路时圆圆的臀部扭呀扭的。她的脸细嫩嫩的，两道柳眉下一对水汪汪的大眼睛，她把我当亲弟待，问寒问暖，陪我玩耍。她干好活，就陪我后院门外看风景。濠河里有大驳船、小渔船，还有叫“机器快”的轮船。“机器快”很霸道的，它轰隆隆驶过后，河面上波起浪涌，船忽高忽低，左右摇晃快翻沉了。看船是件乐事。但是河风像尖尖的刀子，往人心窝里钻。她捧着我冷冰冰的手，焐在她的怀里。手暖后，我依依不舍从她怀里抽出手，她用布带扎好我的衣袖绾口。天快黑了，我爹还没有回来。我在豆腐坊门口等我爹下班回来。听见了马的嘶叫，返身进院，看见大黑马拴在院子里，它高大威武状令我胆怯，我经过它身边竟跌倒了。我跌倒在马蹄前，它抬腿一蹄踩下去，我准会被踩得支离破碎、粉身碎骨。白云从磨坊里奔过来，一把抱起我，紧紧搂住我，我偎在她酥软的胸脯上，感到一种母性的温情驱走了侵蚀我的寒冷和胆怯。她抱我到豆腐坊，盛一碗热乎乎的豆浆，加上糖给我喝。她说，明天，姐姐带你上街去玩。

城外人进城叫上街，他们唯恐被城里人瞧不起，所以进城叫上街，在语言上形成了统一。白云领我上街了。我东瞟瞟西瞟瞟，感到很扫兴。全城只有和平桥西侧一座四层楼的建筑，那还是日本人占领时期造筑的。那大街，都是窄窄的，路面也不平坦，踩不稳就跌跟头。幸亏白云牵着我，不然我肯定摔得鼻青脸肿。莫木，莫急，姐姐带你去城隍庙玩。说时，我们已到庙门前，抬头看，门内高悬一块大匾，匾题“崇川福地”四个字，笔力酣畅，神采飞扬，据说书者是明代的开国功臣刘伯温。步至其门，映入眼帘的是大门两侧的一对振

鬃逞威的青石狮。门首两旁各竖万斗旗杆。大门内中横亘着一座上下两层的戏楼。戏楼又称万年台。白云说，封建的旧时代里，每逢过年，商界利用这座戏楼上演谢神戏，或信徒以戏还愿，地方官员、士庶百姓来这里赶庙会，观灯看戏，求神打醮，求签问医。我说，姐姐，你真有学问。她说，我也是听我爹说的。穿过戏楼，甬道两侧的青石栏杆上雕着形态各异的小石狮。走过甬道便是一座传统的华殿式建筑，飞檐翘角，古朴凝重的雄伟大殿。白云导游般，走哪儿，说哪儿。白云是我的人生启蒙老师。我永远铭记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八个字。

十五六岁的女子美如花。白云还没有到了出嫁的年龄，说媒的就踩破豆腐坊的门槛。媒婆们和白云爹说的话被我听见了。如同惊雷响在头顶，我慌慌张张跑回屋。

娘，张婆婆李婆婆叫白云姐姐出嫁。我不让白云姐姐出嫁！

娘说，男大当婚，女大出嫁。

娘，快告诉我，什么叫出嫁？

娘说，女子大了，要离开爹娘，到男方家生儿育女过日子。

这不行。我怕失去白云姐姐。如果她出嫁了，我没有豆浆喝了。我和娘说话时，白云姐姐送豆浆来，我竟哭起来。白云姐姐问我为啥哭。这一句话，使我控制不住地扑进她的怀里。姐姐你不要出嫁，要嫁，嫁给莫木。说完，我紧紧搂住白云不放。好姐姐，你嫁给我。白云姐姐满面通红，抚着我的头说，姐姐不嫁人。姐姐每天煮豆浆给莫木喝，好吗？

我满脸是泪地笑了。

白云姐姐也笑了。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白云爹也没有答应任何媒人，女儿嫁还是不嫁。他指望女儿继承他做豆腐的手艺，有个养老送终的依靠。其实，他对女儿的婚姻有一番计划，不过，这个计划还不曾和女儿说过。他想，再等三二年，相中个善良勤劳的好后生，招回来做个倒插门的女婿。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白云爹没有来得

及实现他的计划就生病了，他的病很怪，进出大大小小许多医院，仍然不见好转。白云姐姐为她爹不知哭了多少次，流过多少伤心的泪水。为了替爹治病，她卖了豆腐坊的房屋。白云爹患的是绝症，医生不能为他起死回生。钱花完了，人也死了。白云在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出嫁了。她嫁给一个常买她豆腐的年轻后生。

白云姐姐结婚那天，我痛哭一夜，俗话说，从小看八十。我小时候就讨女人喜欢，我依赖女人，长大后与女人交往甚多，注定我这辈子有女人缘。凡是爱我的女人和我爱的女人，在这本“ 自传体 ”的小说里，我会不惜笔墨写出她们中的“ 这一个 ”，让她们对我有个念想，也是对她们个交代。

第二章

我爱看马戏杂耍，爱听故事，还爱研究崇川地区的民居住宅，因为在江海平原上，住房是家园的象征，也是避难之所的象征。崇川地区乡村的屋脊，两头高高傲起，呈水牛角状。以三间屋为例，于中间堂屋凹进去一架梁处砌墙安门，留下廊檐，东西两房间各开一扇窗户。远远望去，大门似嘴巴，窗户似眼睛，加上又高又尖的屋脊，状如水牛的头面。为此，我采访了许多人，探索其中奥妙，由此搜集到这样一个神奇的传说：很久很久以前，崇川城的祖先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赶着鸡鸭牛羊，带着粮食和蔬菜，乘船漂流到江东海西头的岛上。这里水分咸淡，东边的大海里的水是咸的，西边流来的江水是甜的。老祖们认定这是块风水宝地，说咸海水能晒卤煮盐，甜江水可以育秧莳稻，于是居住下来。他们用大青牛耕田耙地，拉车接潮，有吃不完的粮食，捕不完的鱼虾，过着“天高皇帝远”的好日子。谁知东海龙王不允，认为把他砌水晶宫的盐巴弄走了，还捉了他的虾兵蟹将。一怒之下，三天两头腾云驾雾来到这里，兴风作浪。大风吹毁房子，巨浪掀翻渔船，淹死了好多年轻后生，闹得人心惶惶。一日，海龙王又来捣乱，眼看乌风黑雨，怪潮乱涌，人们正在着急。突然，大青牛四蹄腾空，冲向云天眼儿里，与东海龙王大战起来。它们从天上打到地下，从地下打到海里，整整斗了七天七夜，终于把海龙王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大青牛为人间做了好事，玉皇大帝把它召到天庭，封它做了太上老君的坐骑。老祖们感谢大青牛的功德，又怕东海龙王再来捣蛋，便造了条大金牛放在堤上镇海，要求儿孙们在以后砌房造屋时，一定要照牛头的样子设计。东海龙王一看有那么多的大青牛，吓得年年把大海向东移去，所以，崇川城的地盘

儿越来越大。这个与地方民居样式有关的传说，叫“金牛镇海”。它形象生动地解释了崇川地区的民居屋脊呈水牛角式的由来。

天很大很大，大得没有遮挡，没有依托；云又是很重很重的，重得随时都会塌下来。那云，是白白的，软软的，高高的，一絮絮的，可倏尔就会黑下来，整个天都会黑下来，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黑气能贴着人头，更不用说风霜雨雪，雷鸣电闪，又是那样的无常无序。人，靠什么藏身呢？天压在头上，凭一个细细纤纤的脖颈顶得住天吗？地呢，又是平展展的一马平川，那平原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无处躲藏。因此，人要给自己找一个避难之所，一个可以藏身的地方，于是“屋”的概念就产生了。为了追求一个藏身的窝，人把毕生的精力都放在“屋”的建造上，房屋成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也是人类的精神外壳。砌房造屋，是关系到子孙后代安居乐业的大事，人们对此十分重视。历代相延，演绎出从择日开工到新屋落成诸多习俗。城里人家的住宅宽敞高大，有大门堂，设大门、二门、边门。门堂青砖铺地，内为小天井。照壁正对大门，门外看不见内里建筑。拐三门，方可入宅内。住宅有“四关厢”、“一进三堂”、“一进五堂”之分。有三间开，也有五间开的，但从外表看，仍是三间开的格局，两头各有一个“套房”，这叫“明三暗五”。所有屋面瓦片盖得厚厚实实，后檐木椽不外露，檐口用砖头石灰，俗称“实汰封檐”。商贾之家、官宦之家的大门堂和房屋门面，青砖磨光，严丝密缝，平整美观。考究的还在水磨青砖上雕刻“喜鹊登梅”、“凤戏牡丹”、“八洞神仙”、“四喜如意”等图案。其刀法洗练明快，具有浓浓的民间美术味。屋脊装饰是变形龙头，中间镶一块长方形砖，刻着福寿禄字样或万年青花盆图案。城里寺街上有许多这样的大户人家，可是我没有住过“大户人家”的豪宅，因为拥有这类房屋的大户人家是不愿意租房给外来户住的。

住房是人类赖以生存、繁衍生命、维系社会安定的最基本的生活资料，是社会较为敏感的热点问题。我写的这部小说是我从童年至天命年后整整半个世纪寄人篱下的真实感受和亲身经历。我和

许许多多无房户一样追求一个赖以生存、栖身过日子的住房，苦苦挣扎、拼搏着。

我家搬出豆腐坊后，租赁了一个姓巫人家的房子栖身、度日。巫家独门独院。房东家住朝南的三间正屋，巫老太太住在西房，儿媳住在东房。前面空闲的三小间矮矮的平房租给我家。其实只有两小间，因为中间的一间是过道。我家没有什么家具，依然是两副床架，一张桌子，四张木椅子，仅仅多了些锅碗之类用具。其实，巫家不是名门望族，巫老太年轻守寡，靠替人洗洗补补为生。她的儿子巫聪十三岁学生意（学徒），按理说也是苦人儿。他在“斗私改造”中，声声泪泪揭发老板玩他鸡鸡的变态行为，叫他倒尿壶的剥削行为。虽然有政策，但政策是人操作的，老板进了大牢，巫聪翻身做主人，提拔当上工会主席，娶了卫生所护士严萍为妻。严萍是个厉害的女人，她从未正眼看我家所有人，她把我娘当她的奴仆使唤。巫老太中过风，手脚不灵活，我娘替她洗脚洗澡，倒尿盆。巫聪扫盲班识几个字，所以写写画画的事叫我爹替他干。爹娘替巫家干许多事，严萍从不说声谢，仿佛房客替房东干活是应该的。这些也罢了，有一次，巫老太泻肚子，弄脏了裤子，我娘替她洗过澡换下脏裤子，没来得及洗。严萍下班回来，闻到臭味，捂着鼻子责怪娘，说，脏裤子乱扔，太不卫生了。娘赔着笑脸，说，就洗就洗。租巫家的房子受窝囊气受够了罪。

我生病了，是出“疹子”，烧得糊糊涂涂地躺在床上。望着屋顶，一只老鼠从梁上掉下来，我惊呼“老鼠！这一声喊闯了祸，严萍从她房间里跳出来，大骂，该死的纳框子！我娘赔礼说，孩子不懂事，吵醒你了。严萍拉下脸，你家另找房子去！我娘哭着对我爹说，他爹，这不是人过的日子。我们搬家吧，这气我受够了。我爹摊着两只手无奈说，哪里有空闲房子等着我们，说搬就搬。我捂在被子里哭了半夜，是我叫了一声“老鼠”造成被房东家驱赶出境的后果。我爹很忙，他没时间顾家。这次被房东逼得请了两天假。我爹娘四处求租住房，终于找到住房了。我娘告诉巫老太，我家要搬走了。巫老太

流下眼泪，不让我家搬走。严萍考虑到我家搬走后，她就要服侍婆婆，所以，她一改往日板着的面孔，挽留我家不要搬走。虽然房东家收回驱逐令，但房子毕竟是人家的，靠租赁房子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我娘对我爹说，节省开支，攒钱买房，哪怕是搭建两间草屋总是自己家的屋。听我爹娘这么说，我暗暗攒钱，把省下的钱塞进了“聚宝盆”。

接受教训，我不敢在屋里大声说话了。

严萍在家时，我就到濠河滩上去转溜。

我上学这一年，正赶上国家实施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展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活动。崇川城内外到处是标语，到处听到此起彼伏的口号声和锣鼓声，真是热闹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到了。

崇川的许多学校是利用庙宇做教室的。我读书的学校在起凤桥南首，上桥就能看见学校里的那棵树。那棵白果树高大粗壮，分枝很多，像尊千手观音，树冠遮盖教室的屋顶，密密匝匝，宛如一把巨伞，罩住整个教室，它像一位慈母，敞开博大胸怀，呵护着全校的学生。到了秋天，树上硕果累累，风一吹，白果撒满校园。学校后门朝河，河道行驶着船队，威武雄壮的船队由“机器快”率领前行。

我在尼姑庵里上三年级时，正是国家面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当然，也不全是自然灾害，还有其他的许多原因造成农业歉收、粮食减产、副食品大幅度下降、市场供不应求。

我爹每天很迟才归，他被王法等市领导召去，开会研究民生问题，为了确保人民生活的最低需要，对紧缺商品，实行高度集中，计划分配，定量凭票供应。至今，我还记得当时每人每月猿两猪肉，圆两豆油。同时，对棉布、粮食、鸡鸭鱼蛋，豆腐、茶食、肥皂、烟、酒、糖等圆园多种紧缺商品实行定量凭票供应。一日，我娘惶恐地对我爹说，他爹，听说外地饿死许多人。爹说，王市长再三强调，崇川不能饿死一个人。娘叹气说，他爹，人是铁，饭是钢，怎么办呢？爹说，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